

重慶洞子餐館

陸小鹿



看電影《火鍋英雄》時，知道了洞子火鍋，就是在防空洞裏開的火鍋店。電影裏說重慶不但火鍋多，防空洞也多。

我對防空洞不陌生，當年中學校園裏就有防空洞，同學們都喜歡鑽到那裏去探險或者捉迷藏。但是把防空洞改造成餐館，坐在裏面吃飯，我沒有經歷過。

所以，到重慶旅遊時，我就特地挑了一家曾老洞子餐館去嘗嘗鮮。

那真是一頓接地氣的晚餐。說實話，洞子環境一般，天花保留着防空洞原貌，裸露的石頭下面用木棒子撐着吊起簡易日光燈來照明，左右壁貼着最普通的白色瓷磚，兩邊各放了一排桌子。因為是防空洞的緣故，地面頗有些潮濕，不過坐在裏面很涼快。這就是一家地道的蒼蠅館子。簡陋歸簡陋，人氣卻是相當旺，洞子裏蜿蜒幾十米，座無虛席，洞門口，還坐着很多排隊等位的人。

點了他家的招牌菜——郵亭魚，這



洞子火鍋店裏發生的故事 資料圖片

算得上是重慶的一道特色菜，因最初是由重慶大足區郵亭鎮的一名老人創造出來，所以用了「郵亭」來命名。

鯽魚們被浸在紅油裏，裝進火鍋盤子端入了火鍋爐，花椒的香味撲鼻而來。細看紅油，裏面臥藏着不少寶貝：泡紅辣椒、泡蘿蔔、芹菜……服務員稍後又端上來一盤醬料碟子，裏面放着碎花生米，蔥花，還有碎芽菜。她從鍋子裏舀出幾勺紅湯，淋在醬料上，囑咐我們把魚夾出來，蘸好醬料後再吃。

鮮嫩的魚肉，加上一點辣勁，味蕾就完全打開了。吃得正酣時，突然聽見有人在叫着什麼。抬眼一看，一個穿黑色T恤的中年男人，正從桌子邊經過。他背着一個透明箱子，箱子裏裝着瓜瓜，手舉一面小紅旗，一邊走一邊叫，我看到他衣服背面寫着三個字「亂劈柴」，這才聽懂原來他叫的就是「亂劈柴、亂劈柴、亂劈柴……」

「亂劈柴」？好滑稽啊！這是什麼意思？一時好奇，我放下筷子就跟過去問個究竟。原來，「亂劈柴」是一句重慶方言，意思就是划拳。重慶人喜歡喝酒，酒勁上來了舉拳就划，每每划拳總愛以「亂劈柴」來開頭，比如「亂劈柴呀，莽起喝呀，喝扎啤呀，扎啤喝呀！」反正可以天馬行空地自由發揮，想想就過癮得很呢。

第一次去重慶，就遇見這特色一幕，實在令人興奮。想起一位朋友，每回旅遊，總喜歡去當地的蒼蠅館子覓食，他說要體驗最無拘無束最大快朵頤最酣暢淋漓最民間特色的煙火生活，蒼蠅館子是絕佳去處，沒有之一。可不是嘛！

達用到起來得心應手的程度。」他們點頭稱是。

我告訴他們，當年我們在校時，每周有七十頁的精讀課文需要自己備課；從四年級起，每周必須閱讀一本不少於一百五十頁的外文文學著作，讀後需要交出不到一頁紙的綜述，讓老師給出評價。在四年多的時間裏。我們幾個同學幾乎每人翻爛了一本外文原版學術詞典。繁重的學習任務，加上其他課程，讓我們確實感到每天的二十四小時根本不夠用。我選告訴他們，我的一位同學已經當了幾十年的教授，編過多本被廣泛認可的教科書，翻譯過文學名著，但如今八十多歲了，還在多處求教，以求深解。他的那種下苦功夫的精神，讓我非常感動，希望學生們能夠仿效。

活動中人多，參加者之間的相互交叉也多，我們的閒聊常被打斷，最終還未能持久。

言猶未盡，還想把意思說得明白些，故此把它寫成文字。

我自己學習過外國語言，當過幾十年翻譯，還參加過許多次內外多層次的談話，深感語言溝通的不可或缺。在多種場合，也遇到過因為翻譯問題出現的誤解和尷尬，意識到翻譯水準和態度差異的境域。確實感到，國家需要龐大的精深翻譯隊伍，而不是應付差事的語言人員。雖然讓所有學語言的人都成為高級翻譯家很難辦到，但要求翻譯儘量能做到準確些，還是必須的。起碼的。

我對一批初次見面學生的直言，既是感觸，也是期待，而不應該被看成為是一般的「不滿、牢騷和批評」。

想非常坦誠地強調，我同他們的談話絲毫沒有倚老賣老的意思，還抱有能夠見到一點實效的希望。

關於學習外語的一段閒聊

徐貽聰



前些日子，在一次外事活動上，遇見一批在校學外語的大學生。他們聽說我這個老頭是「外語界的老前輩」，還是什麼「資深翻譯家」，便圍過來閒聊，氣氛熱絡、隨和，還可以說是坦誠。因為那次閒聊過去的時間不算很久，還能記得當時的情節和內容。

在初識的問候之後，有個學生開門見山地問我對學習外語的感覺和看法。我看了看他，明顯帶着真誠，也就直截了當地對他說，「學了幾年，用了一輩子，感覺很不錯，對國家也算有所貢獻。」他們笑了，其中一個問我有什麼期待。

我想了想，問他們真想聽嗎？隨後又補充了一句「你們不要不高興！」

「現在，學過和正在學習我們這種語言的人有好幾萬，但是，據我觀察，真正能夠被稱為翻譯的並不多。」他們看看我，又相互看了看，有些面面相覷，似乎不明白，希望我繼續說下去。

「你們不要以為，學了幾年了，也能夠說上幾句，就可以是翻譯了。其實，離名副其實的翻譯還差得很遠。有些人還沒有聽明白講話人的意思就信口而來，結果是胡編亂造出來的譯文；有的雖然表達出來的意思差不多，但詞不達意，兩種語言聽起來都很彊扭。有些人大言不慚地說自己看外報外刊不存在問題，但說出來卻完全驢頭不對馬嘴，讓人感到啼笑皆非。你們說，這樣的人能叫翻譯嗎？」

他們又都笑了，還使勁地搖著頭。

「學習外語是件苦差事，不下苦功夫不行。希望你們不要怕苦，鑽進去，深入地理解，把它變成自己的掌中物，真正

達用到起來得心應手的程度。」他們點頭稱是。

我告訴他們，當年我們在校時，每周有七十頁的精讀課文需要自己備課；從四年級起，每周必須閱讀一本不少於一百五十頁的外文文學著作，讀後需要交出不到一頁紙的綜述，讓老師給出評價。在四年多的時間裏。我們幾個同學幾乎每人翻爛了一本外文原版學術詞典。繁重的學習任務，加上其他課程，讓我們確實感到每天的二十四小時根本不夠用。我選告訴他們，我的一位同學已經當了幾十年的教授，編過多本被廣泛認可的教科書，翻譯過文學名著，但如今八十多歲了，還在多處求教，以求深解。他的那種下苦功夫的精神，讓我非常感動，希望學生們能夠仿效。

活動中人多，參加者之間的相互交叉也多，我們的閒聊常被打斷，最終還未能持久。

言猶未盡，還想把意思說得明白些，故此把它寫成文字。

我自己學習過外國語言，當過幾十年翻譯，還參加過許多次內外多層次的談話，深感語言溝通的不可或缺。在多種場合，也遇到過因為翻譯問題出現的誤解和尷尬，意識到翻譯水準和態度差異的境域。確實感到，國家需要龐大的精深翻譯隊伍，而不是應付差事的語言人員。雖然讓所有學語言的人都成為高級翻譯家很難辦到，但要求翻譯儘量能做到準確些，還是必須的。起碼的。

我對一批初次見面學生的直言，既是感觸，也是期待，而不應該被看成為是一般的「不滿、牢騷和批評」。

想非常坦誠地強調，我同他們的談話絲毫沒有倚老賣老的意思，還抱有能夠見到一點實效的希望。

達用到起來得心應手的程度。」他們點頭稱是。

我告訴他們，當年我們在校時，每周有七十頁的精讀課文需要自己備課；從四年級起，每周必須閱讀一本不少於一百五十頁的外文文學著作，讀後需要交出不到一頁紙的綜述，讓老師給出評價。在四年多的時間裏。我們幾個同學幾乎每人翻爛了一本外文原版學術詞典。繁重的學習任務，加上其他課程，讓我們確實感到每天的二十四小時根本不夠用。我選告訴他們，我的一位同學已經當了幾十年的教授，編過多本被廣泛認可的教科書，翻譯過文學名著，但如今八十多歲了，還在多處求教，以求深解。他的那種下苦功夫的精神，讓我非常感動，希望學生們能夠仿效。

活動中人多，參加者之間的相互交叉也多，我們的閒聊常被打斷，最終還未能持久。

言猶未盡，還想把意思說得明白些，故此把它寫成文字。

我自己學習過外國語言，當過幾十年翻譯，還參加過許多次內外多層次的談話，深感語言溝通的不可或缺。在多種場合，也遇到過因為翻譯問題出現的誤解和尷尬，意識到翻譯水準和態度差異的境域。確實感到，國家需要龐大的精深翻譯隊伍，而不是應付差事的語言人員。雖然讓所有學語言的人都成為高級翻譯家很難辦到，但要求翻譯儘量能做到準確些，還是必須的。起碼的。

我對一批初次見面學生的直言，既是感觸，也是期待，而不應該被看成為是一般的「不滿、牢騷和批評」。

想非常坦誠地強調，我同他們的談話絲毫沒有倚老賣老的意思，還抱有能夠見到一點實效的希望。

難以消褪的上海記憶

——重讀吳正《上海人》

傅紅芬



連着兩天讀完了上海籍香港著名詩人、作家吳正的長篇著作《上海人》（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五；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曾以《逆光中的香港》為名出版），心再次被擊中。

與大學時代初次披覽《上海人》相比，人到中年這一刻的重新閱讀，猶如刀子劃開舊痕，痛卻快樂着。

在很多與記憶似曾相識的章節中，我不得不感慨：吳正以非凡的筆力，讓有靈性的讀者在閱讀中一步步直抵書中主人公的內心世界。書中每一字句如滴水匯聚成溪流，最後呼嘯着奔湧着抵達浩瀚的大海。這才是經典的海派小說，詩意文字與現實主義完美結合、永不褪色的關於上海與香港雙城記憶的劃時代作品。友情，愛情，親情，還有人類獨有的無法做簡單道德倫理判斷的複雜情感，貫穿在歷史動盪、家國沉浮、城市變遷和個體命運的滄桑之中……

長篇小說《上海人》講述書香門第出身的上海青年李正之由於歷史原因，與一九六〇年代赴港發展的父母分隔兩地十六年，終於在一九七七年獲得通行證前往團聚。小說開篇就從這個對個人家國都具歷史轉折意義的一九七七年隆冬講起。伴隨着正之的敘述和回憶，包括其赴港後身在香港回望上海故土的獨特視角，讓讀者與主人公一同穿梭滬港兩地，既呈現出改革開放前上海的生活情景與人文氣息，亦帶出大時代下普通人的情感糾葛及背後的歷史追問。

作家馮唐曾說，文字打敗時間。言說者有何作品可以傳世？不得而知。吳正這本《上海人》卻無疑是經得起時間淘洗的。至於有的讀者或許尚不知其人其作，在我看來也僅是閱讀的緣分沒到，緣分到了，自是捧得起，放不下。

《上海人》中主人公李正之身上顯然帶着鮮明的作者烙印。一九七八年作者恰逢而立之年，終於和母親獲批前往香港定居，與在港經商卻已分隔十六年的父親團聚。從此吳正由上海人變身為香港人。在香港打拚的吳正發現自己雖遠離了政治運動頻繁的內地社會，卻又一次被經濟社會重挫，心無所依！雖然子承父業，經商多年，靠自己在上海自學的英文在香港成功立足，終於打造出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但吳正始終放不下自小熱愛的文學創作。有一段時間，他說自己所有口袋裏全是各種隨身小紙

片，上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詩歌，散文，靈感突襲而來的字句，宛如一枝一葉，是蕤蕤詞章的蓄勢與集結。

天道酬勤，自一九八四年開始步入文壇，作者已在國內外發表和出版大量作品。長篇小說《上海人》、《長夜半生》，中篇小說《後窗》、《敘事曲》，詩集《吳正詩選》、《百衲詩選》以及散文隨筆集《黑白滬港》、《回眸香島雲起時》，譯著《獵鹿人》等二十餘種，總計約三百五十餘萬字。《上海人》更曾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月魂》在上海播出，一度深獲好評。

除了《上海人》，吳正還有一本傳世之作《長夜半生》（浙江文藝出版社，二〇一一）（港版又名《立交人生》，香港日月出版公司，二〇〇四），是不折不扣的文學巨著，全書同樣圍繞滬港雙城四位男女主人公展開故事。卻並不以情節為重，它是以充滿靈動藝術氣質的場景白描、心理刻畫、哲理思索見長，且是站在人類人性之高度的彙集思索。值此消費時代，或少有作家如此用心打磨小說了。確切地說，吳正不是在用筆寫書，而是一個老藝人，晨昏不辨，寵辱不驚、嘔心瀝血地沉潛、打磨與鐫刻掌中的歷史、現實與未來，一切都是那麼恬淡天真，卻又風雲激盪。

睽違二十餘載，前不久我有幸再次見到作家，並與之暢談。如果說一九九〇年代初我在虹口區三門路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的文學寫作課堂，見到的講者吳正，是由我的老師隆重介紹的來自香港、奔波於滾滾紅塵中的那個亦商亦儒的中年詩人、作家，那麼二十多年後在北角丹拿山見到的，卻是一個已經得道、常住仙界、偶爾下凡的大師級作家。此非溢美，實乃我的直感。從面相、身形、氣質乃至於此微妙折射出的內心，我直覺作家似乎經歷了一次不可思議的時光之旅：在他年輕時，他已衰老過，而他即將



吳正首部長篇小說《上海人》香港版（正之出版社，一九九一） 作者供圖



吳正首部長篇小說《上海人》香港版（正之出版社，一九九一） 作者供圖



作家吳正資料圖片

邁向老年之際，卻又歷久年輕。甚至他的樣貌，都從我以前模糊印象中南人北相的高大漢子，蛻變成了一個清瘦矍鑠的長者，不，他並無老態，只是我一時詞不達意。惟二十多年不變的是那對發亮思索的眼睛，濃縮了人生幾多智慧。奧，他儼然一個修道人了！時間對他失去意義。

果然，在聊天中，吳正偶然提到大約六年前，他因緣際會讀到《金剛經》，觸動般般立刻通順了某些人生困惑，從一個有四十年基督教信仰的教徒轉向佛教。「但宗教其實是相通的。」他說。

如此高深的宗教哲學話題，不是我這樣粗淺的後輩可以handle的。我更願意在此刻將思緒拉回到《上海人》的閱讀體驗中。書中有些章節，在我年輕時讀，可能是無感甚至忽略的，但今次重讀，時而驚喜頓首，時而拍案叫絕。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小說主人公李正之第一次從羅湖進入香港前後的那一段，正是差不多我於二〇〇四年、二〇〇五年兩次來港的路程。不知為何，我當年就是喜歡乘坐火車，滬港直通車滿足了我可以帶多點行李，卻又暗暗企盼火車永遠朝前走不要停的童年時代就生出的痴傻念頭。至今記得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帶着六歲的兒子從上海新客站出發，二十九日下午抵達九龍，與已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一年的先生團聚。二十多個小時的旅程，兒子在臥鋪開心得上跳下竄，而我卻懷着迷茫之心經過了《上海人》中寫到的樟木頭、石龍、深圳、海關邊檢……轉瞬從羅湖抵達了紅磡。人生之旅，豈止在作品中跌宕，更在現實中彷徨。二〇〇八年十月之後，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工，又是在《上海人》中反覆提到的李正之抵港後生活的北角一帶。老天，人生場景與閱讀經驗的某種轉換與相契，令我感慨和震動，人的命運，人類的命運在終極意義上是否就是相通的？兜着一個個首尾相接之圓圈，從終點到起點，起點又回到終點？這些，絕不是我在大學時代看《上海人》會有的感覺。閱讀體驗只有疊加生活親歷，才更有綿軟而深厚的質地。信然！

睽違二十餘載，前不久我有幸再次見到作家，並與之暢談。如果說一九九〇年代初我在虹口區三門路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的文學寫作課堂，見到的講者吳正，是由我的老師隆重介紹的來自香港、奔波於滾滾紅塵中的那個亦商亦儒的中年詩人、作家，那麼二十多年後在北角丹拿山見到的，卻是一個已經得道、常住仙界、偶爾下凡的大師級作家。此非溢美，實乃我的直感。從面相、身形、氣質乃至於此微妙折射出的內心，我直覺作家似乎經歷了一次不可思議的時光之旅：在他年輕時，他已衰老過，而他即將



北京潘家園古玩市場

北京潘家園古玩市場，名聞京城。其中舊書市場，我十分喜愛，前幾年經常光顧，每次總有收穫，淘到幾本自己喜歡的書回來。近年來有所疏遠，主要是腿腳不如以前硬朗，彎腰找書有些累。前幾天，我又舊地重遊，不勝欣喜，特別是在舊書攤上方，安置了碩大的遮陽網，讓人免受烈日的酷曬，改變了往日「全裸」的面貌，深受人們的嘖嘖稱讚。

潘家園舊書市場位於古玩大市場的東南隅，十分繁華。其規模，東西長二、三百米，南北寬十多米，成長方形，似同一條街。兩邊置有近百個書攤，鱗次櫛比，中間留有較寬的人行大道。從西頭入口處向東望，一眼看不到盡頭。書攤上，放置着各種圖書、報紙、雜誌、畫冊、字帖、郵票等。書刊和畫冊，品種繁多，林林總總，讓人眼花繚亂，看不勝看。大眾書的書攤上往往標出五、六元一本，或二、三元一本。稀少或珍貴一點的書籍，一般不標價，雙方議價成交。買多了，賣方送書

逛舊書市場

陸苗耕

袋。書攤主人以老人和中年婦女為主。前來光顧的客人，男女老少均有，以中青年為主，外國朋友間或出現。人行大道上擠滿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有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的情景，有的人還拉着手推車來購書。

近年，在潘家園古玩市場的西北角，增添了一處舊書市場，也有相當的規模，而且蓋成了簡易房，四面通敞，室內配有日光燈，主要出售高檔大型畫冊和古籍線裝書籍，價格一般在數十元或上百元。此處書籍名為舊書，實際上多數是全新的，是大幅度降價的積壓的新書冊，因此也受人青睞。此處還設有快遞打包業務，便於解決顧客買大型書籍攜帶之苦。

我喜歡逛舊書市場，那不是廢紙堆或垃圾場，儘管舊書檔次良莠不齊，但也經常出現一些名家的書籍，不乏精品書重現，甚至潛藏孤本和珍稀書刊。魯迅、郭沫若、茅盾、郁達夫、田間、孫犁、汪曾祺等一些作品均被我毫不費力地收入囊中，真是其樂融融，快哉！有時候不免買重了，我則作為外出旅行時隨身翻閱，或者送給親朋好友，也受人歡迎。一次，我在書攤上發現擺着著名教授劉大傑著的《中國文學發展簡史》（一九五七年出版），外面選用透明塑膠紙細心保護着，價格不菲。看到這書，如見其人。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復旦念書，就聽過他的講座。半個世紀來，劉著文學史一書獨樹一幟，很有學術價值和可讀性，繼續受到人們的讚賞。

碰上好運氣，還能購到讓你驚喜的好書。一次，我在書攤上看到疊得很高很新的一疊書，仔細一看是著名的權威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十六開本的學術著作，其中有《西方美術史》（朱光潛著）、《中國哲學史》（馮友蘭著）、《邏輯學》（黑格爾著）等，是二〇〇六年第十次印刷的，價格每本六十八元，一問書攤售價

是八元，我當即欣喜地買下。估計此批書是印刷廠積壓處理的。這些書成了我家藏書的珍品，望一眼就心花怒放。

前幾年我在書攤上喜遇《郭小川詩選》一書。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大學時，中文系請來著名大詩人賀敬之與郭小川向我們介紹當時的詩歌情況，他們兩位還聲情並茂地各自朗誦了本人的詩作。我對他倆的詩作十分喜愛，上世紀七十年代後半期第一次出國常駐工作，買了本《郭小川詩選》，經常放在枕邊吟讀，後來此書找不到了，心情十分難受。想不到，此次有幸映入眼簾，我用三元錢即購之，彷彿是故友重逢。回家後，我即吟誦郭詩中的名篇《廈門風姿》、《鄉村大道》、《甘蔗林——青紗帳》等，愉快地品嚐了一次詩歌美食。

沉默的舊書，有時還閃耀着時代的精神風貌。最近我在書攤上購到一本方志敏

烈士遺著《可愛的中國》，我虔誠地撫摸着它，回想年輕時閱讀它時的情景和感受。我仔細察看了此書，它於一九五二年北京第一版問世，一九五八年北京第二十三次印刷，印數標為1878001-2028000冊，印數量高達數百萬冊，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此書的熱愛和敬重。不久前，我國中央電視台在《朗讀者》節目中，安排一位資深外交官專門朗讀《可愛的中國》一書中有關內容，鏗鏘有力，壯懷激烈，震撼着無數聽眾的心靈，讓人們不忘初心，牢記烈士的革命理想和鬥爭精神。

好書，不會泛黃而褪色，永遠是人們甘美的精神食糧。

逛舊書市場益處不少，我謂可一石三鳥。一是人們清閒的好去處，可以在那兒看到五光十色的書刊畫冊，很難有一家書店和博物館能展示這麼多品種繁雜、稀有少見的紙質藏品，還可以任意挑選、取捨隨意，不亦樂乎。二是帶給你淘寶的愉悅，讓你在日後玩味無窮，享受價廉物美的書香之樂。三是為節約紙質材料作出了微薄貢獻，化廢為用，少砍了多少綠樹森林，還培育了節儉之風。